

连士升文集

第五卷

落霞集

孤鹜集

秋水集

长天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连士升文集

著者 连士升

编辑 连士升

出版 连士升

发行 连士升

印刷 连士升

（上海）上海出版

连士升文集



第五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顾 问： 连亮思 连文思 郑九章 连侨思

主 编： 许福吉

目 录

落霞集

自序	3
一	5
二	8
三	11
四	14
五	17
六	20
七	23
八	26
九	29
十	32
十一	35
十二	38
十三	41
十四	44
十五	47
十六	50
十七	53
十八	56
十九	59
二十	62
二一	65
二二	68
二三	71
二四	74
二五	77

二六	80
二七	83
二八	86
二九	89
三十	92
三一	95
三二	98
三三	101
三四	104
三五	107
三六	110
三七	113
三八	116
三九	119
四十	122
四一	125
四二	128
四三	131
四四	134
四五	137
四六	140
四七	143
四八	146
后记	149

孤鹜集

自序	153
一	155
二	158
三	161
四	164
五	167
六	170

七	173
八	176
九	179
十	182
十一	185
十二	188
十三	191
十四	194
十五	197
十六	200
十七	203
十八	206
十九	209
二十	212
二一	215
二二	218
二三	221
二四	224
二五	227
二六	230
二七	233
二八	236
二九	239
三十	242
三一	245
三二	248
三三	251
三四	254
三五	257
三六	260
三七	263
三八	266
三九	269
四十	272

四一	275
四二	278
四三	281
四四	284
四五	286
四六	289
四七	292
代后记	295

秋水集

一	299
二	302
三	305
四	308
五	311
六	314
七	317
八	320
九	323
十	326
十一	329
十二	332
十三	335
十四	338
十五	341
十六	344
十七	347
十八	350
十九	353
二十	356
二一	359
二二	362
二三	365

二四	368
二五	371
二六	374
二七	377
二八	380
二九	383
三十	386
三一	389
三二	392
三三	395
三四	398
三五	401
三六	404
三七	407
三八	410
三九	413
四十	416
四一	419
四二	422
四三	425
四四	428
四五	431
四六	434
四七	437
四八	440
编后记	443

长天集

编者的话	447
序：长河落日圆	449
一	453
二	456
三	459

四	462
五	465
六	468
七	471
八	474
九	477
十	480
十一	483
十二	486
十三	489
十四	492
十五	495
十六	498
十七	501
十八	504
十九	507
二十	510
二一	513
二二	516
二三	519
二四	522
二五	525
二六	528
二七	531
二八	534
二九	537
三十	540
三一	543
三二	546
三三	549
三四	552
三五	555
三六	558
三七	561

三八	564
三九	567
四十	570
四一	573
四二	576
四三	579
四四	582
四五	585
四六	588
四七	591
连士升生平	594
连士升著作一览表	598
跋	599

海滨寄简
第五集

落霞集

自序

从前在故乡的时候，我的邻居有个少年视赌如命。他的父母无论怎样劝告，他一概听不下去。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跑到厨房里去拿了一把大菜刀来，将左手的五个指头砍断。那时故乡还没有医院，更没有现代化的医药设备，这位五指血淋淋的少年，只好由家属用青草来止血。过了多久，伤痕已经结了疤，也算完了一宗事。

这位少年忍心把自己的左手的五指砍断，这充分证明他暂绝赌博的决心，比较那些在警察拘留所里被迫宣誓认罪的人更有勇气，更有自信心。

谁料过了一年半载，这位以砍断手指来表示决心的少年竟动摇了。起初，他仅站在旁边看人家赌博。接着，他故态复萌，原形毕露，终于坐上赌摊了。因为他的左手五指已经砍断，不能拿纸牌（俗称四色牌），他只好利用罐头壳，盛满了米，以便插纸牌。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情，印象很深刻，虽然时间过了五十年，我的记忆犹新。

记得“海滨寄简”第四集出版之前，我在自序里写道：

《海滨寄简》到第四集为止，以后不想再发表类似的文字了。假如肚子里真正有许多话可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我将准备采取其他文体来表现，而书信的文字，暂告一结束。

那篇《自序》是1963年2月28日写的。谁料刚刚过了一年，蒙几位知交一再寄来他们的鸿篇巨著。我除了感谢他们的盛意外，忽然又觉得技痒，准备拿起笔来，发表一些个人的感想。一面可以鞭策自己，一面也想借重报纸的公开的园地，把朋友们的功绩宣扬一下。

像以往的四集《海滨寄简》一样，我对于收信人一概不署名，免得有“高攀”的嫌疑。这是我一贯的作风，本书没有例外。

连士升

1971年6月11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

××：

牛津和剑桥，各有千秋。就汉学而论，牛津出了一个理雅各（James Legge），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剑桥出了一个翟理斯（H. A. Giles），写了几种很有分量的中国文学史和传记。在史学方面，牛津出了一个汤因比（A. Toynbee），花了三十年工夫，完成一部《历史的研究》。剑桥出了一个李约瑟（J. Needham），他计划中陆续写作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将达十一厚册。

燕京大学很荣幸，同时有两位校友分任牛津和剑桥的教席，时间都达十几年之久。吴世昌兄的《红楼梦探源》和你的《四川考古学》，已经风行一时，受各国士林尊重。

日前阅读东南亚华侨问题专家巴素博士（Dr. V. Purcell）近著《中国》，里边盛称大著《中国考古学》（*Archaeological China*）。正想念间，忽接到你寄来该书第三册《周代的中国》（*Chou China*）。这几天来，夜以继日地一口气读完，得益很多，现在略述感想如下。

法国的两位历史学家郎古莱和赛诺巴合著的《历史方法论》，开宗明义就坦白地指出：“没有档案，没有历史。”但是，一谈到档案，古代既嫌太少，现代又患太多。因此，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多数失之简略，偶尔有一些大部头的著作，主要的是考订材料的真伪，学派的源流，其中辩论的部分多过叙述，叙述的部分多过分析。此外，旧式的学者，多数只会写笔记，不懂得归纳和演绎，把所有材料，组织成有系统的著作。结果，读者仅能得到零零碎碎的印象，很难洞悉全貌。

自考古学发达后，大家才开始注意古代的文物，尤其是过去四十年间，河南、湖南、四川等省的发掘工作，次第实施，每次新发掘所得的材料，使我们对古代文明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使古代的历史拉得更长。

现代通讯社所争取的是最近的一天、一分、一秒的新材料，可是古代历

史所争取的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材料，而史前史有关的地质学、古代生物学，动辄以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做单位。研究学问之难，这儿可见一斑。

大著，《中国考古学》第一、二册，即，《史前中国史》和，《商代中国史》，还没有拜读过。就第三册《周代中国史》而论，你既能够充分运用中国的古籍，又能够自由利用已发掘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欧、美、日本学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著作，你也博采旁搜，一览无遗，经过融会贯通之后，写成一本有系统、有见地的巨著，使人开卷之后，不忍释手，非从头到尾看完不可。

由西周、东周，到战国的 889 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在理论的斗争上，每人都以正统自居，把别人当做旁门左道，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那些思想家究竟与凡人不同，他们的言论，多数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而成为各自的系统。

你说，“太史公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这句话是先得我心。太史公实在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不但是个最出色的文豪兼史家，而且每篇文章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解。他所网罗的“放失轶闻”，除了口头的报告和断简残篇外，还根据了许多古物、碑铭、彝器。经过这一番细磨的工夫，他的言论才信而有征，绝不会向壁虚构，而史家最可贵的，就是有这一大堆信而有征的档案和实物，作他著述的基础。

大著一共十六章，你花了一章讨论建筑上的遗物，六章讨论各地的古墓所发掘出来的遗物，两章讨论玉器和瓷器，三章讨论金属工业，尤其是青铜器、武器、工具、装饰品、钱币、车马的配备，一章讨论漆器，足见你这书是名副其实地从考古学的立场来立论，并非凭空臆造。老实说，像这些丰富的资料，单纯靠一间博物院还不够，单纯靠个人的努力也不够，最重要的是，你有机会运用中、英、美、日、丹等国的博物院，同时，又取得各国专家的合作。

我的故乡在闽东福安县，自小与漆器为伍，所以第十四章谈到漆器的时候，仿佛使我重温童年的美梦。但是，我怎样也想不到，漆器技术的发展，远在周代已经达到高峰，假如我没有机会读到你那样内行的描写。

最后两章谈到文字和周代的文化。这两章，一般受过中国高等文化的熏陶的学者，大概能够道出它们的梗概，虽然在提纲挈领的工作上，很少人会达到你那样的水准。

平心而论，我对学问的兴趣相当广泛，不过有两种书我不大喜欢，这就是法律和考证的文章。前者失之呆板，后者失之武断，无论呆板或武断，都